

全球化的金融市场与 投资格局

钟金铭 杜文中 著



QUANQIUHUA DE JINRONG SHICHANG YU
TOUZI GEJU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全球化的金融市场与 投资格局

钟金铭 杜文中 著

QUANQIUHUADESHICHANGJIRONGYU
TOUZIGEJU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球化的金融市场与投资格局 / 钟金铭, 杜文中著.
成都: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6. 8
ISBN 7-81088-555-3

I. 全... II. ①钟... ②杜... III. 金融—中介组织
—研究 IV. F830.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86520 号
.....

全球化的金融市场与投资格局

钟金铭 杜文中 著

责任印制: 杨斌

责任编辑: 崔静 叶茜

装帧设计: 水木时代(北京)图书中心

出版发行: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四川省成都市光华村街 55 号)
网 址:	http://www.xcpress.net
电子邮件:	xcpress@mail.sc.cninfo.net
邮政编码:	610074
电 话:	028-87353785 87352368
印 刷:	安徽省蚌埠广达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mm×228mm 1/16
印 张:	21.25
字 数:	38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 000 册
书 号:	ISBN 7-81088-555-3/F·478
定 价:	35.00 元

1.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2. 如有印刷、装订等差错, 可向本社营销部调换。



钟金铭 男，1963年3月出生，汉族。籍贯：山东临淄。1979年12月参加工作：现任山东张店农村合作银行董事长。本人长期从事金融工作，在实际金融业务岗位及基层银行主管岗位连续工作27年，结合银行业务的拓展不断学习，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2004年7月经由国家银监委审定，具备金融银行业高级管理岗位的任职资格。



杜文中 男，1948年8月出生，汉族。籍贯：山东烟台。1968年8月参加工作。现任山东理工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讲国际投资、跨国经营、国际金融课程。本人有参与国家级重点工程投资项目实施及在政府经济政策研究部门主持工作的长期经历。2004年7月经国家银监会审定，具备金融银行业高级管理岗位任职资格。

目 录

1

导论	(1)
1.1 全球互联时代	(1)
1.1.1 全球互联时代的自由人	(1)
1.1.2 全球互联时代的自由群体	(7)
1.1.3 全球互联时代的民族国家	(10)
1.1.4 全球互联时代的区域经济组织	(16)
1.1.5 全球互联时代的公共物品供给方式	(18)
1.2 全球资本流动与金融动荡	(21)
1.2.1 国际资本投入和流动方向是经常反复的	(21)
1.2.2 市场制度和管理能力是不可或缺的两大因素	(23)
1.2.3 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利益与风险不对称	(25)
1.2.4 现代金融危机具有传染性——地区与全球金融动荡	(27)
1.2.5 对在不稳定的金融市场上自由流动的国际资本进行利弊分析	(31)
1.2.6 新兴市场开放资本账户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	(40)
1.3 全球化过程的国家竞争态势与投资格局	(42)

2

全球化的金融市场	(48)
2.1 走向全球化的世界(各国)金融市场	(48)
2.1.1 金融资产——一种体现为远期现金债权的无形资产	(48)
2.1.2 金融市场——资金融通的场所和信用关系的总和	(49)

2.1.3	金融市场全球化的两个特征	(56)
2.1.4	全球金融体系一体化程度依托于衍生工具创新	(57)
2.1.5	金融市场全球化迫使各国政府变革管理	(59)
2.2	备受全球金融市场参与者关注的证券市场	(65)
2.2.1	美国国库证券市场	(65)
2.2.2	美国与全球的股票市场	(66)
2.2.3	公司优先债务凭证市场及银行债务市场	(70)
2.2.4	抵押与证券化资产市场	(76)
2.2.5	金融衍生品证券市场	(81)
2.2.6	第二个衍生工具——期权合约	(84)
2.2.7	金融衍生市场所依赖的经济环境分析	(88)

3

企业投资兼并格局——全球金融市场的发展变化		(90)
3.1	国际再生产过程的资本投入——企业兼并	(90)
3.1.1	格局 1: 跨国投资兼并的速度与规模	(90)
3.1.2	格局 2: 跨国投资兼并的地区流向	(92)
3.1.3	格局 3: 跨国投资兼并的部门流向	(93)
3.1.4	跨国投资兼并行为的动因	(96)
3.2	金融市场变化及企业借贷兼并	(103)
3.2.1	格局 4: 金融市场上出现主体运动的变化形式——借贷兼并	(103)
3.2.2	格局 5: 金融业自身介入的兼并	(104)
3.3	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的融合——国际投资	(111)
3.3.1	格局 6: 跨国金融业的同业兼并(日本与美国为典型)	(111)
3.3.2	格局 7: 实现工商业跨国直接兼并银行	(111)
3.3.3	格局 8: 形成以经营企业兼并为主要业务的国家间投资银行的兼并	(113)
3.4	企业投资兼并并对全球金融市场的影响	(116)
3.4.1	投资兼并对股票价格的影响	(116)
3.4.2	投资兼并对利率的影响	(118)

4

全球投资的微观主体与投资格局	(120)
4.1 全球投资的微观主体划分及可供选择的投资方式	(120)
4.1.1 全球微观投资主体划分:跨国工商企业与跨国金融机构	(120)
4.1.2 可供微观投资主体选择的直接投资方式	(121)
4.2 一国的金融市场开放与全球金融投资	(123)
4.2.1 开放的金融市场的功能	(123)
4.2.2 从金融产品角度分类的国际金融投资	(125)
4.2.3 全球性金融投资的经济理论支持	(145)
4.2.4 企业型跨国直接投资	(156)
4.2.5 基于企业角度的直接投资理论	(162)
4.3 全球化竞争格局中的跨国公司策略	(175)
4.3.1 以内部化投资实现跨越国家界限的一体化生产	(175)
4.3.2 同一产业内的双向直接投资	(176)
4.3.3 应对国际竞争的企业策略联盟	(177)
4.4 对跨国投资得以形成集聚化格局的解释	(188)
4.4.1 格局 9:形成由国家集团化或区域经济一体化造成的投资集聚化	(188)
4.4.2 格局 10:形成由企业内部化和企业策略联盟造成的投资集聚化	(189)

5

金融全球化中的国家与世界投资格局演变	(193)
5.1 国际融资造就的国家——美利坚合众国	(193)
5.1.1 第一阶段——1914 年的美国与世界投资格局演变	(195)
5.1.2 第二阶段——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美国与世界投资格局演变	

.....	(197)
5.1.3 第三阶段——二战后至 20 世纪 60 年代末的美国与世界投资格局演变	(200)
5.1.4 第四阶段——1970 年以后的美国与世界投资格局演变	(202)
5.2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国际投融资全球化演变过程的特点	(216)
5.2.1 金融全球化演变过程中的国际直接投资特点	(216)
5.2.2 金融全球化演变过程中国际间接投资的新趋势	(218)
5.2.3 金融全球化演变过程与迈入 21 世纪门槛的(世界)国际投资分析	(224)

6

研究全球金融市场与投资格局的典型案例分析与附录	(286)
6.1 国际金融危机的几个典型案例分析	(286)
6.1.1 墨西哥的教训——金融全球化过程的代价	(287)
6.1.2 东南亚的金融危机——该地区国家的特点	(290)
6.1.3 韩国的金融自由化与金融危机	(294)
6.1.4 日本经济的衰退——对金融革命的迟钝	(297)
6.2 国际金融危机的原因分析	(303)
6.2.1 投机引发自我生成的危机——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的设计	(303)
6.2.2 由企业资产负债表情况造成的金融危机	(305)
6.2.3 由资产价格变化引起的金融危机	(307)
6.2.4 对国家政府管制资本的作用及后果的评析	(311)
6.3 附录 1: 欧洲联盟的发展及其与美国的关系	(318)
6.3.1 欧盟成立的背景——国家界限与战争	(318)
6.3.2 欧盟的目标——建立超国家的实体	(320)
6.3.3 欧盟的机构及其政府职能	(321)
6.3.4 欧洲货币联盟	(323)
6.3.5 欧盟与美国的联系	(323)
6.4 附录 2: 区域经济一体化及其他区域性国际组织	(324)
6.4.1 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	(324)

6.4.2 欧洲自由贸易联盟(EFTA)	(324)
6.4.3 各类非洲贸易协定	(325)
6.4.4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	(325)
6.4.5 美洲国家组织(OAS)	(326)
6.4.6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	(327)
6.4.7 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	(327)
6.4.8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328)

参考文献	(329)
------------	-------

导 论

1.1 全球互联时代

现任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在2000年4月3日的《千年报告》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我们正经历的变化，那就是‘全球化’。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世界是一个从前不曾有的互联世界——群体和个体跨越国家的相互交往越来越直接，通常一点也没有涉及到国家关系。当然，这也隐含着危险。犯罪、毒品、恐怖主义、疾病、武器——所有这些都以比以前更快的速度在世界传播着，数量也越来越多。即使在遥远地方发生了某一事件，人们也会感觉到威胁。但是全球化的好处也很明显：更快的经济增长、更高的生活水平和新的机会。全球化不仅仅能给个人带来好处，而且有助于国家之间更好地相互理解以及采取一致的行动。”

1.1.1 全球互联时代的自由人

的确，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是一个互联时代，一个群体和个体跨越国家交往越来越直接的时代，一个超越了民族主义传统束缚的时代。“民族主义”的共同的显著特征“是指一个人对‘自己的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或愿望以及他的社会文化传统的热爱”，例如穆斯林“国家”对传统习俗的执著和信徒们对《古兰经》的虔诚。所以，当今的“民族主义”又被称为我们时代的“世俗的宗教”，所不同的是，在很多历史悠久的国家中，对国家的忠诚和自豪是建立在各种不同种族、语言、宗教和意识形态之类的共同特征的基础上的。例如，在许多新建立的国家，特别是在非洲国家，拥有它们的殖民地历史所造成的“偶然边界”，使得在这些国家里，通常有好多

个部落和语言。这种情况易导致内战,例如发生在卢旺达、尼日利亚和安哥拉的内战,其国内杀戮之残酷,令人咋舌,动辄以 10 万人计,但是战争也无法阻止这些国家迅速发展出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结。民族主义是一种可以影响甚至阻止与外国人理性交易的情绪。例如,在秘鲁军政府执政时期,就曾将社会的弊病一股脑归罪于外国公司。^①

但是,今日的世界,毕竟体现了“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大规模国际人口迁移甚至早已经成为了世界近现代史上的一种普遍现象和发展趋势。而近年来,国际间的人口迁移既是全球化的要素,也是全球化历史进程的产物。为了更快地理解上述命题,我们不妨从“人力资本”的国际转移的角度审视一下当今所谓的“跨国”子群体队伍正在逐渐壮大的现象。“跨国”的社会场景(Social Field)以跨越地理、文化和政治的界线为特征。作为跨国移民,他们会说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在两个或更多的国家拥有亲属、社会网络和事业;持续的与经常性的跨界交往成为他们生存的主要方式。对于“跨国”而言,地域已不像传统移民那么重要和不可或缺,民族国家更多的是一种政治主权的象征。对这一群体来说,经济、社会、文化的机会与空间具有更重要的含义;有别于传统的移民通常是一元或二元的活动模式,游走于 A(祖籍国)→B(移居国)之间,他们的活动具有多维空间与多元性,其移居模式可以是 A→B→C→D→A 这样一种不断变化的过程。从文化认同的角度来看,“跨国”既是其母国(或初始国)文化在海外的重要载体,也是第三文化或全球性企业文化的建构者。他们既深知母国文化的精髓,也熟悉世界其他民族文化的旨趣,作为跨越地理与文化疆界的群体,常常显得更具创造性。他们适应环境,谋求发展的示范作用也激励着整个移民群体,大部分成员认识到自己是国际人力资源中的“流动部分”。该现象最具启发意义的作用在于,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人力资源是一切经济行为、一切经济资源的上游。有研究认为,人才流动率同经济发达程度正相关,而经济的发达程度又同经济的开放程度正相关。越是开放的国家 and 地区,经济就越发达;经济越发达,人才流动的频率就越快。例如,近年来在西方跨国公司大举进入中国市场的同时,中国的长期处于固定单位即不同所有制企事业单位甚至国家机关的所属人才也同样有机会到世界各地去发展了,国家间、地区间、企业间的人员来往越来越频繁。这些人,也可以被解释为马克思所说的“自由人”(这里称之为“跨国”)。

当我们能够以开放的、达观的心态从全球竞争背景去观察这些“自由人”时,

^① [美]唐纳德·A. 鲍尔等:《国际商务——全球竞争的挑战》,刘东明等译,419 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不难发现,多样化的未来世界更像奥林匹克运动,但全球化统一市场上的竞争(竞赛),却不存在非凡的领队,也无须有一个上帝般的裁判,竞争结果也不存在宿命式的轮回。虽说在人类社会历史上,政治、经济、科技的“中心”确曾存在和发生过看似有规律性的转移,但那绝不是由非凡的领队与上帝般的裁判命定的。实际上,人类社会曾经的竞争尤其是未来全球化时代的竞争,犹如万花筒的转动:拆穿,所有光怪陆离的“图像”皆源于能透射或反射七色光的“玻璃片”。“图像”的历史定格取决于这些“玻璃片”的分布、构成和随机组合。在种种组合中,“玻璃片”可能是被动的,也可能是主动的。有能力主动参与竞争(竞赛)组合的“玻璃片”,那就是“自由人”。

在全球化竞争中,以任何范围界限划定的参赛组队(包括国家界限、区域一体化界限)捧到的团体冠军杯,实质上均来自单项成绩的“积分”,说到底要“微分”到参赛队中“单个人”的能力上。而“单个人”的能力结合恰似万花筒中“玻璃片”的结合。在全球化的统一世界市场上,全球化越是得到深化,“自由人”就越有机会确定自己代表什么“组队”参加竞争(竞赛)。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的高度发达并非美国“一国”的发达或一个“民族”的发达,它是“自由人”组队的发达。因此,它体现人类的发达、世界的发达,例如美国甚或欧洲对火星等外空间的探测,其科技水平代表人类能力和世界福祉。

当然,“自由人”的产生也只能是一个历史过程。这首先与“人”作为“人”的能力相关。例如,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的发展在早期阶段之所以能够具有“丰富性”,基本原因是人的活动还没有发生分割。单个人处在共同体中,与其他人共同从事某一种或几种活动的各个方面,如此产生了主体发展与多方面活动相适应的多方面的才能。也就是说,劳动活动的浑然一体产生了人的能力的“全面性”,而这种“全面性”只是一种“原始的丰富”。也就是说,那时人的能力发展是局限于狭小范围以内的,是不自由、不充分、缺乏深刻内容的。总之,人的能力发展的早期阶段,尽管单个人显得比较全面,但那恰恰是因为他还没有造成自己丰富的缘故。在这里,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都不能想像为有自由而充分的发展,因为这样的发展是同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原始关系相矛盾的。另外,人的“自我牺牲”精神和行为也应该被正确理解为早期社会人的能力、社会关系如个性发展的实现方式和性质。具体来说,在人的发展的早期,由于劳动手段的落后,个人对自然灾害无能为力,这使得个人成了实现共同体要求的工具,而这一点就意味着某种程度上的自我牺牲。原始的生存斗争以最有力的方式形成个人的一切必须无条件地服从集体的准则,任何有利于个人或个人利益的思想都是受到排斥的,甚至两性关系的安排也必须维护“公社”的权益。个人通过完全依照共同利益来

活动,或个人只有把他的本质力量、他的人格、他的理想和他的个性等等全部转让给集体,他才能从中发展起自己的某些技能、社会联系和“个性”。对此,恩格斯认为:“凡与未被腐化的印第安人接触过的白种人,都称赞了这种野蛮人的自尊心、公正、刚强和勇敢。这些称赞证明了,这样的社会能够产生怎样的男子,怎样的妇女”。“全盛时期的氏族制度,如我们在美洲所见的,其前提是生产极不发达,因而广大地区内人口极度稀少;因此,人类差不多完全受着陌生的、对立的、不可理解的外部大自然的支配,这也就反映在幼稚的宗教观念中。部落始终是人们的界限,无论对另一部落的人来说或者对他们自己来说都是如此:部落、氏族及其制度,这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都是自由所赋予的最高权力,个人在感情、思想和行动上始终是无条件服从的。处在这个时代的人们,不管在我们看来多么值得赞叹,他们彼此并没有什么差别,用马克思的话说,他们还没有脱掉自然发生的共同体的脐带。这种自然发生的共同体的权力一定要被打破,而且也确实被打破了。不过它是被那种在我们看来简直是一种堕落,一种离开古代氏族社会的纯朴道德高峰的堕落的势力所打破。最卑下的利益——庸俗的贪欲、粗暴的情欲、卑下的物欲、对公共财产的自私自利的掠夺——揭开了新的、文明的阶级社会;最卑鄙的手段——偷窃、暴力、欺诈、背信——毁坏了古老的没有阶级的氏族制度,把它引向崩溃。”^①

后来,资本主义带来了人的能力发展的“深刻的片面”。一种被称为“人手”的工人的某种畸形能力可能达到炉火纯青的熟练程度,但它在社会的群体劳动面前却是微不足道的。因此说,人的能力的畸形化发展是“社会分工”的一个苦果。即使如此,马克思仍然认为,留恋那种原始的丰富、鄙视资本主义文明的浪漫是可笑的。发展是硬道理,这种发展包括从原始的丰富到畸形的深刻片面。

追溯历史源头,我们不难发现:一般地,越是往前,个人越是表现为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例如在氏族制度下,家庭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组织单位。夫与妻属于两个不同的氏族,氏族整个包括在胞族内,胞族又整个包括在部落内。“国家”在其公法上也不承认个体家庭。个人从属于较大的整体,这是原始的、荒蛮的社会的特色之一。

资本主义也带来了“物的依赖关系”上的个人独立。社会功能的划分及各种不同功能附着于不同类别的人,意味着人体可以同时属于若干不同的群体,这就给了人以法律和市场意义上的人身独立。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有了迁移权利,有了支配自己劳动力的权利,人身也不再依附于他人,但是这种独立,确切地说

^①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是人在彼此关系冷漠意义上的互不关心,也是一种幻想和表面的独立形式。之所以如此,主要在于这种独立是以物的依赖关系为社会基础的。人的本质力量不能在外部对象中得到表现、发挥和实现,人仅成为生产社会物质财富的手段——仅仅为获取生活资料以维持肉体生存而劳动,自我创造的个性在其中消失了,这是物的依赖关系对个人发展的消极一面。当然,也存在着这种物的依赖关系中的积极一面,那就是它为社会形成了较全面和丰富的社会关系、需求和能力。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物的依赖关系有三种基本形式:交换者的相互关系对货币或交换的依赖、劳动对资本的依赖、劳动对机器体系的依赖。第一种形式的特性,是抽象关系的普遍化。在交换中,从抽象的交换手段的视角看,交换者双方的相互关系是自由平等的,即是说他们交换的商品是等值的,这一等值是从这些商品对消费者来说所具有的特殊的具体使用价值中抽象出来的。于是,这些“自由”人格之间的关系全都变为一种普遍的媒介,即变成了价值在货币的符号形式上的化身。因此,在交换之外还保持着个体差别的个人,他们的不同需要和不同产品构成交换基础本身,但这些个人彼此间只存在于他们在市场上彼此产生的价值客体化形式——抽象的量——的关系中。随着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的发展,对物的依赖发展为劳动对资本(或个人对生产资料)的依赖。这是第二种形式。人要生存,必须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这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交换;起初,工人是为了工资而出卖自己的劳动力。随后,在生产过程中个人之间表面上的平等和自由就消失了,马克思称之为资本占有了劳动。这是创造价值和社会物质财富的过程,是劳动生产力变成社会生产力的过程,同时也是资本对劳动的统治或劳动对资本的依赖的过程。物的依赖关系的第三种形式,是劳动对机器体系的依赖。资本主义发展了人类能力的普遍性和社会性,但它仅仅是以物的形式发展,这种发展可从资本追求增加剩余价值的事实中得到理解。剩余价值的增加有两种方式:一是通过增加绝对剩余价值(增加工作日)来实现;二是通过增加相对剩余价值(减少必要劳动时间,如通过提高和发展生产力或依靠大规模应用机器)来实现。根据马克思的说法,资本创造更多的绝对剩余价值的趋势,导致了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扩大的趋势,从而创造了一个世界市场的趋势,因而使人们逐渐摆脱其地域界限和民族局限。

相应地,马克思从个人能力发展的方式和性质入手,说明了资本主义社会个人发展的特征,并将其概括为“利己主义”。“利己主义”作为一种明确原则,形成于那个开始大量地造成“孤立的个人”的18世纪,其产生的根据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生产的基本规律、竞争关系和旧式分工。

从个人能力发展的总特征入手展望个人未来发展趋势,马克思曾指出,“这

是个人的自由、和谐和全面的发展”。与工场手工业相应的是个人能力的畸形发展,但机器大工业又通过它的灾难本身承认劳动变换,从而承认工人尽可能多方面的发展是社会生产的普遍规律,并且使各种关系适应于这个规律的正常实现。根据马克思的论述,与机器大工业相适应,未来社会的个人能力发展的本质特征,是每个个人能力自由、和谐和全面的发展。它包括如下三个要素:个人的个性的自由发展、个人的社会关系的和谐发展、个人的类特征的应有发展。这三个要素的有机统一,便是个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关于个人的自由、和谐和全面的发展的思想,吸收了以往关于人的发展的积极成果,摒弃了其消极成分,并对个人的各方面(类特征、社会关系和个性)的发展做了本质概括,从而给出了一幅个人未来发展的蓝图。

从个人能力发展的社会基础出发展望个人的社会关系和个性的未来发展,马克思将其描述为“个人关系基础上的自由个性”。认为在个人独创的和自由的发展不再是一句空话的未来的社会,这种发展取决于个人间的联系,而这种个人间的联系则表现在经济前提和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必要的一致,以及在现有生产力基础上的个人的共同活动方式这三个方面。这里的“个人独创的和自由的发展”,即个性的自由发展,其最高成果是自由个性的形成。自由个性,在马克思那里,是描述人或个人历史发展的最高成果的概念。在他看来,自由个性,是指个人能作为个人且能根据其意愿充分自由地表现和发挥其创造能力,可以自由地实现自己的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具体来说,它包含如下几个方面:与他律性相对应的自律性,即能自己制约、支配自己;与强制性相对应的自由性;与盲目自发性相对应的自觉性,即能意识自身和外部活动条件;与依附属性相对应的独立自主性,即能自己支配自己的生存条件和活动;与重复性相对应的独创性。

马克思从个人能力发展方式和性质着眼,展望个人未来发展的目标,并将其归结为“个人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一致”。这实际上是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方式或本质特征。我们看到,这种方式是对前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牺牲”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利己主义”的双面扬弃。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人的发展不需要泯灭自己的个性,以充分发挥自己的天赋、潜能、本质力量和创造性为目标,从而建立自己全面丰富的对象性和社会性的关系;同时,人的发展也不再像“利己主义”那样不顾一切,唯我独尊,而是自觉地将他的能力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固定在符合和促进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这一高尚指向上。把这种方式作为普遍现实确定下来的未来社会,马克思称之为理想“共产主义”。

1.1.2 全球互联时代的自由群体

“群体”跨越国家的相互交往越来越直接。我们首先要关注的群体是有能力冲破传统界限尤其是民族国家界限,在全球寻求发展的自由群体——我们在这里称之为公司的跨国企业实体。谈到跨国公司,有关学者认为,只有群体在心态上和行为上都超越了国家民族界限的公司,才算是真正的跨国公司。在这个“自由群体”中,“关键的决策人物已不再居住在母公司的所在国”^①。无疑,这里强调了“超越单个国家、民族的局限和偏见的”实质性问题。这一实质性问题涉及群体的行为标准(Behavioural Characteristic Criteria),反映群体的价值观念和群体行为方式。如果群体(企业实体)以母国为中心进行决策,经营中优先考虑母国的利益,则它是一种母国取向(Ethnocentric)的“民族中心”式企业;如果决策权不再集中于母国总部,考虑母国利益并兼顾国外当地企业的要求时,则它是一种东道国取向(Polycentric)的“多元中心”式企业;而如果企业从全球竞争环境出发来进行决策,在经营中母国企业与国外企业的相互依存和配合协作大为加强,要求不论母国企业或国外企业均须服从全球范围内的整体利益,考核业绩的标准也面向全球时,则该企业是一种世界取向(Geocentric)的“全球中心”式企业。

美国宾州大学教授帕尔默认为:企业从国内走向国外直至定位于全面的国际导向,其价值观念和行方式一般都会经历从民族中心到多元中心再到全球中心这三个阶段。^②

我们同意只有进入“世界取向”阶段的企业实体才算真正意义上的跨国公司。^③而所谓“区域取向”的企业只与独立国家主体间的经济区域化和贸易集团化趋势相呼应,无论该企业囿于国家界限经济范围内,还是扩展到区域经济(即扩大的国家界限经济)范围内,都仍可视作“母国取向”自身或其简单延伸;而面当所谓“区域中心”式的企业^④越出范围(如欧盟范围)时,它又应归入“世界取向”的“全球中心”式企业。所以,没有必要在与企业实体发展经历的三个阶段分别

① Richard D. Robinson.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business: an introduction, Dryden Press, N Y, 1984

② Howard V. Perlmutter. The tortuous evolution of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Columbia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Jan 1969: 9~18

③ 这里所说的跨国公司主要应理解为全球企业(Global Enterprises)或无国家公司(Stateless Corporations)。

④ Y. Wind, S. P. Douglas and H. V. Perlmutter. Guidelines for developing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strategies. Journal of Marketing, April 1973: 14~23